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拥抱再全球化进程

□ 王 栋 曹德军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势，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为深入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与危害，本报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合作，撰写刊发系列文章，供读者参考。

全球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让各国人民从中受惠。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的一个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近年来，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地缘政治回归论、世界碎片论等悲观言论不断出现，反映出西方民众的不满与精英的焦虑。自就任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路线，宣扬和坚持“美国第一”，接连做出“退约”（退出TPP）、“筑墙”（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赶人”（移民禁令）等决策。最近，美国向欧盟、中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经济大国都发起了贸易战。讽刺的是，曾经是经济全球化领头羊的美国现在高举逆全球化大旗，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凸显全球化潮流的倒退与回潮。

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形态

全球化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进程，经过多轮扩张、博弈、萎缩与调整

后，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扩容与重构阶段。作为旧全球化核心发动机的美国及其全球霸权陷入“内卷化”困境，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强。从类型学上看，根据全球经济开放程度与全球政治的和谐程度，全球化形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封闭型全球化形态。这是一种极端的状态，全球经济相互分离，政治上缺乏必要的协调，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世界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部分，世界回归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时代。从历史上看，冷战期间的阵营对垒就是一种封闭式的全球化状态。东西方两大阵营将全球化分割成两半，双方的政治经济互动都缺乏足够的协调性，以至于导致全球化进程几乎停滞。

内卷型全球化。全球化的“内卷化”危机是指全球互动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就像一个卷心菜不断内卷。一战与二战之间的20年时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当时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实力超群，大英帝国衰落，但是崛起的美国与德国并没有及时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这样一个政治上没有霸权国，但是经济上相对开放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内卷阶段。

包容型全球化。近年来，全球化

动能从美国逐步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更加包容、均衡与开放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全球化的包容性强调，人们关注每个不同角色的独特功能。再全球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以新兴国家为主的低层全球化开始与以传统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高层全球化之间相互交织，不仅在经济上更加注重平等性与可持续性，在政治上也强调协调共商。

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世界秩序混乱局面以及“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出现集体“内卷化”趋势，世界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世界各国“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并强调“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

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显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如今的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模式已经深刻转向：中国从一个曾经边缘的全球化融入者、学习者，如今已成长为新一轮再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下面列举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中国世界级的经济与贸易体量，已经产生全球影响。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为世界创造巨大经济动力的同时，也将孕育一个超级中产阶层消费市场。这种来自国内的消费需求与中国走向全球的步伐同步，将在全球创造一种“中国消费者支撑外国经济”的现象。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将超过欧洲、北美与日本等西方大国的总人口之和，这将是撼动世界的一个数字。

推进完善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呼吁下，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多哈回合“早期收获”协议，这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经历12年的徘徊不前后，

首次实现零的突破，使人们重拾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将全球规则与国内创新相对接。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将自贸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该战略在国际层面上，促进我国已经签署国际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15个，涉及国家和地区23个。从公共产品角度看，自贸区网络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障碍，直接增进全球经济繁荣。在国内层面上，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国内自贸区接连建立。2013年9月我国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新增广东、天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10个自贸区。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建立内外联动的自贸区网络，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以“点—线—面”方式推动自由贸易规则国内与国际对接，为稳定全球经济提供了坚实基础。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引领全球治理。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易伙伴重启贸易协定谈判并向美让利、对有关国家输美商品课以重税、严格限制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等。

单边主义。主张重新审视有关多边合作，认为一些多边机构和协议设计不合理、运行不顺畅，歪曲了本国立场，增加了本国负担。主张退出相关机构和协议，以免受其羁绊和拖累，并释放本国单边行动的自主权利。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英国公投脱欧，有关欧洲国家反欧盟倾向上升等。

跨境人员管控。认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导致本国人口结构失衡、社会福利负担激增、治安和反恐形势恶化、文化和宗教分化加剧，主张收紧移民、难民政策，加强边境管控。如美国政府推出的“限穆令”、拟建的美墨“边境墙”，欧盟峰会达成的难民移民协议等。

理论上讲，任何国家都有权自主制定外交政策，不受他国干预。但在当今普遍联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一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外交政策无疑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新孤立主义倾向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将给国际社会和本国带来诸多危害：一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新孤立主义逆经济全

球化潮流而动，人为阻断生产的国际化大分工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将延缓世界经济增长，迟滞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二是扰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孤立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持怀疑态度，否认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多边解决方案，将导致国际社会在有关问题和领域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可能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三是阻碍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新孤立主义否认有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关各方共识，蓄意破坏脆弱的力量平衡，将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安全隐患大增。四是损害本国利益。新孤立主义以割裂甚至对立视角看待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错误地认为维护、扩大本国利益必须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最终损害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三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

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体现中国对当今世界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深刻理解，是对人类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走向再全球化时代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再全球化进程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从内部来升级、改革现有国际架构，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

总结而言，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有助于重建全球化叙事的合法性，并在全球体系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为整个国际体系带来确定性。与“赢者通吃”的逻辑不同，再全球化倡导共商、共建、共享。西方学术界多从静态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将其简单化为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必然矛盾，认为中国与西方必然是你赢我输的零和的关系。事实上，在特朗普政府掀起贸易战的硝烟，严重威胁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从而掀起新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之时，中国铁肩担道义，扛起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中国秉持开放、包容、均衡以及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坚决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动再全球化进程，携手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

反对孤立主义 共建美好世界

□ 沈 宁 孙昭铨

历史上，不少国家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孤立主义政策。特别是在英美两国，孤立主义在外交政策中一度占据重要地位，对两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

英美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因素。英国建立起海上霸权后，主要利益集中于欧洲之外的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试图通过超然于欧洲大陆的纠葛之外，维护其大国地位。美国立国之初羽翼未丰，试图通过孤立主义政策巩固独立成果。但当年英美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并非闭关锁国式的全面孤立，而是有选择性的。英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只应用于对欧洲大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在地缘上主要针对欧洲，在内容上主要是政治、军事领域，不包括经济贸易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一定程度维护了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使其得以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利益选择伙伴。但两国也曾因孤立主义政策付出沉重代价，并殃及世界。一战期间，美国力图避免卷入战争，战后又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加入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英国虽加入国联，但推行不干涉政策，使国联逐渐走向瓦解，深刻影响世界和平进程。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孤立主义思想影响下实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侵略者的崛起，加速了二战的爆发。美国则通过《中立法》，迟迟不愿参战，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的变化，英美两国都逐渐放弃了以孤立主义主导外交政策。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政治思潮，孤立主义不时泛起。美国更是经历了数次孤立主义回潮，每当在外交和重大海外军事活动上受挫，或者国外的威胁减轻而国内矛盾突出时，孤立主义便会浮出水面。

与传统的孤立主义相比，二战后英美不时兴起的孤立主义思潮具备新的含义。特别是在美国，孤立主义嬗变为新孤立主义，并在冷战后进入高

潮。新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本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民主制度；美国应首先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将“重建美国”作为中心任务；应将切身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减少与国家利益无关或关系较小的国际义务和海外干预。这一思想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一脉相承，但在实现方式上并不要求美国放弃与世界的政治、军事联系，而是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维护霸权，是出于一己私利漠视国际道义的狭隘外交思想。

美国国会右翼势力曾大力鼓吹新孤立主义，禁批《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阻挠美政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否决补缴联合国会费的法案，对美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构成一定阻碍。但新孤立主义思潮始终未能主导美外交政策。正如其主要批评者之一、共和党人马尔科姆·瓦洛普指出，在当今世界，对美国来说，在试图保持全球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走孤立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遭遇重创，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多重困境。一些西方国家将自身困境归罪于外部因素，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述背景下，新孤立主义在部分西方国家重新抬头，并与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民粹主义相杂糅，更加强调“反精英、反建制、反传统”，非理性、情绪化的一面更加突出。美国特朗普政府秉持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的疑欧倾向都是这一轮新孤立主义的典型表现。

总的看，当前新孤立主义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逆全球化”。重点批判对外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全球化牺牲了本国利益，使他国得利，是不公平的经济关系，主张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重新界定对外经济关系。如美国施压有关